



司各特选集

肯纳尔沃思堡

司各特选集



肯纳尔沃思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Walter Scott

Kenilworth

据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93 年伦敦版译出。

插图系 H.M.Paget 作, J.D.Cooper 刻

肯 纳 尔 沃 思 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437,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9\frac{5}{8}$ 插 页 12

1982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01—105,000

书 号 10019·3361

定 价 2.05 元

出版说明

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伊丽莎白女王和莱斯特伯爵的恋爱，莱斯特伯爵夫人爱梅之死，是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宫廷秘闻，曾哄传一时，甚至引起史家、文人的兴趣，大做文章。华特·司各特的《肯纳尔沃思堡》也取材于这一公案。

爱梅死于一五六〇年，死因不明，外间盛传为莱斯特所害，但无可靠证据，不过，据说这是女王拒绝莱斯特求婚的原因之一。这两件事的瓜葛仅此而已。司各特把爱梅之死推迟了十五年，安排在本书的高潮——肯纳尔沃思堡宴游（1575年），而且使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生发出十分曲折、生动的故事。

女王的宠臣莱斯特炙手可热，权倾一时；为了保持女王的宠幸，进而达到与女王结婚、共享王权的目的，他隐瞒了诱拐爱梅，将她藏在荒废的肯诺大宅，并与她秘密结婚一事。爱梅原来的未婚夫特雷西利安，误认为爱梅被莱斯特的侍从瓦尼所诱拐，在萨塞克斯伯爵（女王的另一宠臣，莱斯特的死对头）的支持下，向女王告下御状，斗争逐渐激化；后由瓦尼出面，冒充爱梅的丈夫，骗过女王。最后，在女王临幸肯纳尔沃思堡的一次盛大宴游中，波澜迭起，这一秘密逐渐被揭露出来，女王和莱斯特感情上的冲突随之达到高潮。小说以宫廷中这一勾心斗角的牺牲品爱梅被害，凶手瓦尼死于狱中结局。

讲述爱梅的哀怨、悲惨的故事或女王的佳话，并非司各特的

主旨，而是想刻画伊丽莎白女王这个人物，他在本书小引中说，他想把她“写成一位雄才大略、自命不凡的君王，同时又是一个热情的女人”。司各特把她置于轻松愉快的宴游和敌对的宠臣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中，置于与莱斯特的微妙关系和感情的激烈冲突中，细腻地展示她的性格的各个方面，写尽一个有作为、有权谋、威慑群臣，而又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的女王势派，写尽一个以王国大任为重、而又未断儿女情的君主的情态，颇见匠心。

对于莱斯特，司各特并没有加以简单的丑化（尽管他所据的史料有偏见）。小说里的莱斯特，在宫廷斗争中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权臣，在待人接物上则是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显贵；他对爱梅一往情深，甚至想脱离勾心斗角的宫廷生活，和她共享田园之乐；但在瓦尼（也想乘机占有爱梅）的反复挑拨下，他的野心压倒了爱情和天良，以致给瓦尼以可乘之机。当他知道自己受骗后，竟天良发现，不顾失宠于女王会遭到身败名裂的后果，向女王坦白了他和爱梅的关系。小说着重揭示他内心的矛盾——爱情和野心的矛盾，因而这个人物也写得较有声色。

可以看出，司各特还试图通过爱慕虚荣、一心想当伯爵夫人的爱梅的悲惨遭遇，通过大大小小野心家、阴谋家的可耻下场，使读者引为鉴戒。

插图目次

爱梅检看伯爵的珠宝·····	105页前
特雷西利安和韦兰·史密斯·····	173页前
萨塞克斯伯爵服韦兰配的药·····	229页前
瓦尼在女王驾前·····	265页前
珍妮特拿过毒药杯·····	307页前
女王发现爱梅·····	313页前
爱梅侮辱瓦尼·····	531页前
小妖怪阻拦决斗·····	585页前
爱梅之死·····	619页前
逮捕瓦尼·····	621页前

肯纳尔沃思堡小引

作者曾经描写过玛丽女王^①这个人物，取得了一点成就，不管这是否属实，终不免使作者也想把“她那位姐姐和冤家对头”、赫赫有名的伊丽莎白，也用类似的笔墨描写一番。不过他不能妄称他是以描写玛丽女王的时候那样的心情来进行这一写作的，因为连那位坦白的罗伯逊^②也承认他写到这个题目，便觉得自己带着苏格兰人所难免的种种偏见；既然是这样一位公正的史学家都直言不讳的事情，一个可怜的小说家自然也就不敢否认了。他尽管受了偏见的影响，几乎象故乡的风土人情给予他的影响一样自然，不过，他希望这不致于对他描写英格兰的伊丽莎白起太大的作用。我极力想把她写成一位雄才大略、自命不凡的君王，同时又是一个热情的女子，一方面感到自己的地位、身分和她对臣民的责任，一方面却又锺情于一位至少在仪表上大大地值得她宠爱的贵人，她就在这两者之间迟疑不决、左右为难。莱斯特伯爵的第一位夫人突然死去，似乎是替她的丈夫开了方便之门，使他能有机会满足他的野心，与君主同享王位；这

① 玛丽女王(1542—87)，苏格兰女王。当时，英国国内外的天主教势力，企图利用她取代伊丽莎白女王，以便恢复天主教的统治，斗争十分尖锐。后玛丽女王被迫让位，逃到英国，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1533—1603)囚禁了将近二十年，终于处斩。司各特的《修道院院长》里写过玛丽女王的遭遇。

② 罗伯逊(1721—93)，苏格兰史学家，著有《苏格兰史》。

个期间的史实便是本书所要涉及的主要题材。

人们谈到身居高位的人物时，流言蜚语往往是于他们不利的，因此莱斯特的品格也可能受到毁谤的影响，被人渲染得太坏了一点，实际上他未必真正坏到那种地步。不过当时的舆论对那位薄命的伯爵夫人之死，几乎一致抱着最大的怀疑，尤其是因为她死的不早不晚，刚刚在她的丈夫可以大逞野心的时候。假如我们信得过阿什莫尔^①的《伯克郡古代轶闻》的说法，莱斯特杀妻的传说便是很有根据的了。读者看了下边这段引证，就可以知道本书所讲的故事的依据：

“教堂西头有一座大宅的遗址，那原是从前属于阿宾顿的僧侣的产业，有人说，那是一座寺院的附属建筑，也就是一所别院。后来在国会解散的时候^②，这座大宅，也就是贵族领地，转移给一个姓欧文的人了（我想大概是他吧），当时他是戈德司托的业主。

“在大厅的烟窗上，我发现了石刻的阿宾顿的纹章，那是四只无脚鸟围着一个花十字的图案；这座宅子四周另外还有一种石刻的盾形纹章底子，上边刻着一只翘起前脚的狮子和几顶法冠。这座宅子里还有一间卧房，名叫达德莱的卧房，伯爵夫人当初就是在这里被谋害的；谋害的经过如下：

“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莱是一位仪表非凡的人物，面貌特别清秀，在伊丽莎白女王驾前是一位极受恩宠的大臣，大家都相信，而且纷纷传说，假如他不曾结婚，或是死去了妻子，女王就会下嫁给他。他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为了铲除一切障碍，便吩咐他的妻子——也许是拿好话奉承她、央求她——到他的手下人安东尼·福斯特家里去休养，当时福斯特住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那座大宅；他又指派理查德·

① 阿什莫尔(1617—92)，英国考古学家。

② 英王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在位期间，不容国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曾多次解散国会，一六二九至一六四〇年间，长期未恢复国会。

瓦尼爵士(挑动这个阴谋的人),要他一到那里,先设法把她毒死,要是下毒不成,就随便采取任何手段结果她的性命。这件事根据瓦尔特·贝利博士的报导,大概就算是证实了。贝利博士有一个时期是新学院的校务委员,当时住在牛津,同时又是牛津大学的医学教授;他因为不肯答应把伯爵夫人毒死,便被伯爵从朝廷上设法排挤出来了。这个人似乎是言之凿凿,据他说,这位可怜和无辜的夫人在丧命之前不久,肯诺那批谋害人命的坏蛋曾经进行过一种阴谋,打算把她毒死;她被害的经过是这样的,——他们看出这位老好的夫人悲伤愁苦(她从自己所受的其他种种待遇,已经发觉自己活不长久了),便开始劝她,说她目前的病情是忧郁液和别的体液太多了,以及其他等等,因此劝她吃一服药,她却还是疑心凶多吉少,便坚决拒绝了。于是有一天他们又背着她打发一个人去请贝利博士来,要他处方,劝她稍服一点药,他们还打算从牛津把药取回来,为了给病人减少痛苦,他们自己还要加进一点东西;这位医师因为发觉他们十分情急,而夫人却根本不大需要医药,他根据充分的理由,经过仔细考虑,确实怀疑他们有这种意图,因此他就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据他事后说,他很担心,要是他们假借着他开的方子把她毒死,将来自己就会受到牵连,代人受罪,以致被处绞刑。这位医师拒绝了以后,仍旧深信这一着既不成功,她也不能长久避开他们的毒手。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死的那天,上文所说的理查德·瓦尼(这次阴谋的主要角色)奉了伯爵的命令,整天不曾离开她,另外只带了一个男仆和福斯特,至于她所有的用人,全被福斯特强迫着派到三哩以外的阿宾顿市场上去,没有一个留在她面前。他们对她大施暴力,把她从楼梯上掀下去,摔断了脖子(我看大概是先把她闷死了,再不然就是勒死了)。虽然据一般传说,她是无意中失足跌下楼梯的(她头上戴的头巾却未曾损坏),可是当地的居民却会告诉你们,她是从平常住的寝室里被他们搬到另一间寝室里去的。那里边放着一张床铺,床头紧挨着一个秘密的后门;到了夜间,他们便到那里去,在床上把她闷死了。她

头部受伤很重，脖子也被扭断了，后来他们才把她掀下楼梯，借此一手掩尽外间的耳目，隐瞒他们的罪行，叫大家相信这是偶然的不幸事故。可是请看吧，上帝是慈悲而公正的，伯爵夫人的被害终于被揭穿，冤仇也申雪了，因为有一个帮凶后来在威尔斯边境上犯了重罪的案子，便自动要求发表上述谋杀案的经过，可是由于伯爵的指使，他就在监狱里悄悄地被人干掉了。另外那个凶手理查德·瓦尼爵士也差不多同时死在伦敦；他临死痛哭流涕，咒骂上帝，对一位有名人物说过（后来那个人又把他的话转告了别人），地狱里所有的魔鬼把他撕得四分五裂。福斯特本来是殷勤好客，嘻嘻哈哈、欢喜音乐的，可是从那件事情以后，大家只见他完全改变了态度，老是郁郁不乐（有人说他发了疯），以至憔悴沮丧而死。伯爵还有一位亲戚，叫做包尔德·巴特，他的妻子在临死之前，也说出了全部的事实。还有下边这段情节也是大家不会忘记的：她刚刚被害之后，他们不等验尸官提出检验报告来，就急急忙忙把她埋葬了（这件事，连伯爵本人也说是作的太欠妥当），后来（据我想）她父亲约翰·罗勃沙爵士听说之后，便尽快赶到那里，要求开棺，请验尸官检验，要把案情继续查个水落石出；不过一般人都认为伯爵堵住了他的嘴，和他私下了结了。这位好心的伯爵还要向外间表白，说这位贤淑的夫人生前和他多么恩爱，现在她死了，对他那温柔的心肠是多么沉痛的事情（他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使牛津大学的当局相信他这种说法），于是他便吩咐把她的遗体用隆重的排场和庄严的仪式改葬在牛津的圣玛丽教堂。值得注意的是，当初伯爵府礼拜堂的牧师巴宾顿博士在安葬仪式上致词的时候，竟有一两次失言；他请大家纪念这位惨遭杀害的贤淑夫人，而不曾说是不幸惨死的夫人。这位伯爵一生干了多次放毒和谋害人命的勾当，后来自己终于在一五八八年，在上文提到过的柯恩白里别墅中毒而死，而那毒药是他预备给别人吃的（有人说是被他的妻子毒死的），不过贝克的编年史里却说他去世的地点是基林沃思。”①

《莱斯特的共和政治》②的作者也把杀妻的罪状加在这位伯

爵头上，而且传播了这种说法。这本书是直接攻击莱斯特伯爵的讽刺作品，书中讲了他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其中有一桩就是谋害他的头一个妻子。《约克郡的悲剧》里也影射了这件事，这个剧本有人把它误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剧中写一个面包房老板决意要毁灭全家，便把妻子从楼梯上掀下去，其中有这么两行是影射莱斯特谋害妻子的：

要封住女人的嘴，唯一的办法就是

摔断她的脖子——有个政客这样作过。

读者会发现我从阿什莫尔和更早的几位史学家的著作里抄袭了几个名字和几段情节；不过，我最初却是读了比历史更有趣的诗歌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青年时期，比成年以后受到诗歌的影响更大，那时候一听到诗歌，立刻就会引起强烈的兴趣和想象来。作者正是在这个少年时期，欣赏力还不成熟的时候，读到米克尔^③和兰霍恩^④的诗歌，感到很大的兴趣；这两位诗人虽然在更高尚的诗歌的创作上决不是没有成就，最拿手的却还是这种音调和谐、适于歌唱的诗体；他们在这方面胜过大多数试写

① 见阿什莫尔的《伯克郡古代轶闻》第一卷，第149页。关于莱斯特去世的传说，本·琼生对霍桑顿的德拉蒙德是这样叙述的：“莱斯特伯爵给了他的夫人一瓶药水，叫她在发晕的时候服用；她并不知道那是毒药，在他退朝回家的时候又拿给他，他喝下去就死了。”——《本·琼生向霍桑顿的德拉蒙德提供的情况》手稿——罗伯特·西包尔德爵士抄本——原注。

② 这部讽刺作品是著名的耶稣会会士罗伯特·帕森斯写的，阿什莫尔在他的《轶闻》里引用这部书的地方很多。本书作者对这两位权威作家也许是过于信赖了。——莱恩注。

③ 米克尔(1735—88)，苏格兰诗人。

④ 兰霍恩(1735—79)，英国诗人。

这种诗歌的人。米克尔有一首诗是本书作者特别爱好的，那是一首以肯诺大宅为题材的歌谣，也许还不如叫作一种挽歌。这首诗和他另外一些作品都收集在埃文思的《古歌谣》^①里（见第四卷，第130页），米克尔对这部集子的贡献是很大的。这首诗的第一节，本书作者年轻的时候听起来，觉得特别有一种魅力，一直到如今，那股力量还不曾完全消失；另外有些章节却是平淡无奇的。

肯 诺 大 宅

夏夜的露水降落在四方，
月亮，太空的美丽主宰，照耀着穹苍，
肯诺大宅的墙垣上辉映着一片清光，
附近的橡树林也洒上了同样的银霜。

天空之下听不见一点声息，
扰攘的人生业已归于沉寂，
只有薄命的主人还在唉声叹气，
悲惨的声音来自那凄凉的宅邸。

“莱斯特，”她喊道，“难道这就是
你海誓山盟，常对我讲的爱情，
竟把我禁闭在这冷落的森林里，

^① 《古歌谣》，编者可能是托马斯·埃文思（1742—84）。

叫我忍辱含垢，身分不明？

“如今你再也不以情人的心意，

急急忙忙来探望你从前心爱的新娘：

管她是活着也罢，死了也好，

我只怕，狠心的伯爵，对你都是一样。

“当初我住在父亲家里，欢天喜地，

受到的待遇从来不像这样，

那时候没有变心的丈夫惹我悲伤，

也没有透骨的恐怖使我心寒。

“我每天随着愉快的清晨起床，

百灵鸟没有我那样欢乐，鲜花没有我漂亮，

我好象飞绕着花丛的鸟儿，

在漫长的日子里满心欢喜、整天歌唱。

“要说我不够美丽，

宫廷里的贵妇人都看不上眼，

那么，当初我在家里本是掌上珠一般，

目空一切的伯爵啊，你又何必把我纠缠？

“当时你初次向我求婚，

老是说，我多么妩媚！

如今到了手，你却又得意忘形，摘去了果子，

撒下了花朵，任它枯萎。

“是的，如今没人理睬，没人看得起，
玫瑰已经苍白，百合已经凋残，
可是当初珍惜它们的风姿的人，
正是他害得那种风姿一去不还。

“要知道，忧能伤人，谁受得住它的折磨，
温柔的爱情换来的只有鄙弃，
那时候，绝代佳人也会色衰，——
哪朵花儿经得起风雨的袭击？

“我听说，宫廷上是美人的世界，
在那里，个个名媛都是容颜绝代，
连东方的名花，太阳见了都要含羞，
也没有那样美丽、那样光彩。

“那么，伯爵呀，你又何必舍弃了
玫瑰和百合争妍斗艳的花坛，
来追寻一朵色调暗淡的野草闲花？
和那些艳丽的盆花相比，它不免自觉羞惭。

“我是生长在乡村的美女，
在田间，野花也显得漂亮；
自有一个乡下的情郎会把我娶去，
认为我有过人的容光。

“可是，莱斯特（也许我大错特错），
也许并不是美色引得你背弃了誓言，
而是你怀着野心，看中了一顶金冠，
才使你忘记了微贱的结发伙伴。

“那么，莱斯特，为什么，我还要问，
（受了损害的人当然可以诉一诉衷肠）——
你本可以娶一位美丽的女王，
却偏要讨一个乡下姑娘？

“你又为什么要赞美我这微不足道的风韵，
后来，啊，却又撇开了它，让它凋残，
你为什么把我哄到了怀抱之中，
却又甩掉了我，让我忧伤愁苦、度日如年？

“乡下的姑娘，老百姓家的女儿，
走过我面前总对我深深地鞠躬，
她们眼看着我这绿罗长裙，十分欣羡，
再也想不到伯爵夫人还有什么苦痛。

“天真烂漫的少女啊！她们哪知道
她们自己的幸福高出我若干倍；
她们在欢乐中微笑——我却在悲哀中叹息，
她们都心满意足——我却只有身分高贵。

“我比起她们，实在是太没福气，

天天面容憔悴，摆不脱苦恼的心情，
好比那可怜的花草，离开了花梗，
只觉得周围的空气，冷冷清清。

“还有，狠心的伯爵呀！

我在寂寞中连一点乐趣也享受不到，
你那些傲慢的奴才搅扰我的安宁，
对我只有凶恶的面孔和粗野的唠叨。

“昨天夜里，我满腔凄楚，独自徘徊，
村里的丧钟，声声传到我的耳边；
他们转身使了个眼色，好象是说，
‘伯爵夫人，准备吧，你的末日就在眼前！’

“现在，快活的农民都入了睡乡，
我却孤身独坐，冷落凄清；
我伤心流泪，没有谁来安慰，
除了外边花丛上那只夜莺。

“我的精神颓丧，我的希望落空——
可怕的丧钟仍然震荡在我的耳边；
许多预兆似乎都在说，
‘伯爵夫人，准备吧，你的末日就在眼前！’”

伯爵夫人就这样悲伤、这样痛苦，
她在肯诺大宅里，多么孤单、多么凄凉；

她发出了伤心的悲叹，十次百次，
落下了辛酸的眼泪，千丝万行。

天色还不到拂晓，
在那凄凉冷落的肯诺大宅中，
只听得一声声刺耳的惨叫，
一阵阵临死的恐怖呼声。

只听得丧钟响了三遍，
半空中传来招魂的尖叫，
乌鸦飞绕着肯诺的塔楼，
接连拍着翅膀，凌空凭吊。

在村庄入口，猛犬发出了哀号，
妖风摧毁了草地上的橡树，枝叶落满地面，
这正是悲哀的时刻——因为从今以后，
不幸的伯爵夫人再也不能与人相见！

如今在那座大宅里，
再没有活泼的舞会和欢乐的盛宴，
因为自从那个凄惨的日子，
肯诺大宅便成了阴魂出没的地点。

村里的姑娘们露出恐怖的眼神，
见了那长满藓苔的古墙，不敢靠拢一步，
谁也不到肯诺大宅的树丛里，